

五集
四集
三

傷寒醫鑒

平陽 馬宗素 撰
新安 吳勉學 校

天道有遭世而興。事有遇時而顯。此古今之常理。出於自然者也。且謂儒書衰滅以後。邪說蜂起。以淆亂六經之道。紅紫亂朱。無以折衷。孝武皇帝舉用俊茂。罷黜百家之非。而六經之道始明。自漢而降。註述繁錯。醫書尤甚。况醫乃人之司命。所係尤重。殆非小智所能及也。惟昔黃帝岐伯難疑答問。上窮天道。下極地理。中盡人性。無法萬世。以為生民之壽域。是以名曰素問。於是守真劉先生恐斯文將墜於地。氏羅橫天。於是分天地陰陽。剛柔消長之理。察人生風氣血脉寒熱之宜。逐一擬一篇。無不引素問。先標受病之本源。所處方用藥。注書有四焉。一者明天地之造化。論運化之盛衰。目之曰要旨論一部。計三萬六千七百五十三字。一者分君臣之佐使。定奇偶之逆。從又作宣明論一部。計八千九百零三字。一者又註傷寒六經傳受直格一部。計一萬七千零九字。又取至真要論一篇。病機氣宜之說。著玄機原病式一帙。計二萬餘言。又先生歸世之後。恐庸醫不知樞要。於宣明論內。又集繫切藥方六十道。分為六門。亦名直格通計八萬餘言。可謂勤矣。守真曰。自昔以來。惟仲景註述遺失。立傷寒九十七法合一百一十三方。而後學者莫能宗之。謂如人病傷風。則用桂枝解肌。傷寒則用麻黃發汗。傷風反用麻黃。則致強項柔症。傷寒反用桂枝。則作驚狂發斑。或誤服此二藥。則必死矣。故仲景曰。桂枝下咽。陽勝則陰。承氣入胃。陰盛則亡。是也。守真為此慮。恐麻黃桂枝之誤。遂處雙解散。無間傷風傷寒。內外諸邪。皆能治療。從下証錯汗者。亦不為害。如此革誤人之弊。已不少矣。仲景處大承氣湯。小承氣湯。調胃承氣湯。亦各有所宜。熱勢大者。大承氣主之。微者小承氣主之。胸中有痛。大便溏者。調胃承氣主之。守真又恐承氣有三。恐有過焉。不及之患。遂處三乙承氣以總。

之。又慮仲景所著之書文深義奧。淺學難通。遂芟其枝蔓。據其本根。十去七八。將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制三十二藥。而總之使人易於檢閱。一見此書。對形見影。了無障礙。得之對證用藥。人可自療。况醫家者。流棄此者乎。兼仲景除傷寒之外。亦無雜病之論。是已備於仲景書也。故守真首論傷寒之差謬。故一切內外所傷。俱有受汗之病。名曰熱病。通謂之傷寒。今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是隨四時天氣所感。輕重及主療。消息不等。合而言之。則一也。冬伏寒邪藏於肌肉之間。至春變為溫病。夏變為暑病。秋變為濕病。冬變為正傷寒。冬冒其氣。而內生怫熱。微而不病者。以至將來陽熱變動篇。刺熱評熱兼雜病論。熱不說其寒。非無謂者也。熱論之外。素問更無說傷寒之證。熱論云。熱病者。是傷寒汗病。直言熱病。不言其有寒也。三陰證者。邪熱在臟裏。以臟為裏。為陰。當下者是也。素問一篇。刺熱評熱兼雜病論。熱不說其寒。非無謂者也。熱論之外。素問更無說傷寒之證。熱論云。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熱病。注云。寒者。冬氣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固密。不傷於寒。觸冒之者。名曰傷寒。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病。以傷寒為毒者。最為殺屬之氣。中而即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肉間。久而不去。變為熱病。故曰熱病者。傷寒之類也。古聖訓。陰陽為表裏。此一經大節目。惟仲景深得其旨。趣厥後朱肱。扁活人書。將陰陽二字。釋作寒熱。此差之甚也。中間誤罹橫大。嗟之何及。素問言。人之臟腑陰陽。臟者為陰。腑者為陽。又四時陰陽。盡有經記。內外之應。皆表裏其信然乎。六合為十二經脉之合。太陰陽明為一合。厥陰少陽為一合。少陰太陽為一合。手足之脉。是謂六合。表裏者。諸陽脉皆為表。諸陰脉皆為裏。以此驗之。是守真之言。不訛矣。然恐俗人不悟。朱肱活人書之謬。且略舉傷寒六經傳受一端。而明之。肱書云。傷寒中病時。腠理寒。便入陰經脉。不微細。不經三陽也。三陰中寒。微則下理中湯。稍厥或下利。即乾姜甘草湯。若陰毒已深。病勢困重。六脉附骨。取之方有。按之則無。於臍中用葱熨法。或灸艾三五百壯以來。手足不溫者。不可治也。守真曰。前三日三陽病在表。故當汗。之後三日。三陰病在裏。故當下之。六經傳受。皆是熱證。非有陰寒。

之病也。素問云。傷寒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由此言之。守真之說正合素問。肱書失之遠矣。人如身令。脉微陽厥極深一證。肱書云。病人身冷。脉沉細而疾。或時鄭聲。指甲面色青黑。陰毒已深。若服涼藥。則渴轉甚。躁轉急。須急服辛熱之藥。如得手足溫。更服前熱藥助之。若陰氣散。陽氣來。即漸減。熱藥而調之。守真曰。傷寒下後。熱不退。畜熱在內。陽厥極深。以至陽氣怫鬱不能營運於身。表四肢以至遍身清冷。若急下之。殘陰暴絕。陽氣後竭而立死。不下亦死。此際當以涼膈散。或解毒養陰退陽。但欲畜熱漸散。則心腹復暖。脉自漸生。至於脉復有力。方可三一承氣湯下之。守真復慮。熱有兩感說。復以素問證之曰。亢則害。承乃制。此則正謂陽厥極深。不能營運於四肢。以至身冷脉微也。此略舉一二端耳。餘者自可觸類。夫肱書暴於當世。亦一代之名醫。其誤謬猶若是。况其餘碎。雜不經之說。何可盡信至論。小兒如閻孝忠曰。凡小兒瘡疹。當乳母慎口。不可令饑。及受風冷歸腎。變黑而難治。春夏病為順。秋冬病為逆。冬月腎旺。盛寒多歸腎。變黑若妄下之。則內虛多歸於腎。此則直以瘡疹為寒。守真云。閻孝忠不詳錢氏本方。斑疹黑陷牛李膏百祥丸。寒藥下之。多獲全不救。必死為熱。豈不明哉。經云諸痛痒瘡瘍。皆屬心火。及斑瘡黑陷無不腹滿喘急。小便赤澁不通。豈非熱極使然耶。此閻孝忠所以失錢氏之意也。守真如此分別。可謂醫者之龜鑑也。學者當詳其說。無妄謂傷寒。有陰毒之證。便投姜附之藥。使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以此誤人。不亦冤哉。每觀乎城瞿公序曰。譬如宵行冥冥迷路。不知其往。遇明燈炬大正路昭然。此醫鑑之所作也。然世俗惡寒好熱。蓋亦有說。守真云。病勢輕微。以熱藥強劫開發。誤中而獲効者有矣。如中酒有熱毒而復飲熱酒。以投之。令鬱結得開。而氣液宣通。此謂以熱治熱。亦有痊者。世俗惑於病輕而易痊。謂大疾亦然。殊不知不中。則反為害也。熱病以熱藥治之者。譬如驕主得佞臣。縱恣禍及滅亡。更不覺。佞臣之惡。惟其同好之可樂。使熱勢轉甚。以至陽厥身冷脉微。反陽為陰。雖死不悟。至於諸熱變證。十損八九。莫不皆然也。如下利不止。瘀熱在裏。老使火艾熨烙。無不悅者也。此世俗好寒惡熱。所以

滋肱書之失也。又守真云：病勢熱甚而依法治之，不退者或失寒涼，或因失下，或熨烙熏炙使熱極而妄為陽厥，切不可用銀粉。巴豆性熱大毒，熱燥丸藥下之，反耗損陰氣而衰竭津液，使熱勢轉其堅積之疾，誤人必多。然則世情亦不知醫者之過，未盡究守真之奇效，嘗聞守真之言曰：「正治者以寒治熱，以熱治寒。」病証輕微可如此治之。若病重危，則當從反治之法。其反治者亦名從治，蓋藥氣從順於病氣也。是故以熱治熱，以寒治寒，是謂反治。以熱治熱者，非謂病氣熱甚而更以熱性之藥治之。本謂寒性之藥，反佐而服之。蓋謂病氣熱甚，藥氣寒甚，拒其藥寒，則寒攻不入，寒熱交爭，則其病轉加也。故用寒藥，反熱佐而服之，令藥氣與病氣不相忤。其藥本寒，熱服下咽之後，熱體既消，寒性乃發。由是病氣隨愈，餘皆倣此。然正治之法，猶君刑臣，過逆其臣性而刑之。故病熱不甚，治之以逆其病氣，而病自愈矣。反治之法，猶臣諫君，非順其君性而以說之，其始則從其終則逆，可以諫君去其邪而歸於正。王水曰：「病水猶人大火得草而燔，得木而燔，得水而滅。」病大猶救龍火，然濕而燔得水，而燔以人火不燒逐之，則其火自滅耳。此謂良醫之治法也。夫逆治從治，皆是違性之藥，病人豈有不惡者？是藥病相爭，其氣所以得固也。然十救其十，亦不為醫之功。以謂人之有命也，如身冷脉微，終不省蓄熱在內。設以涼膈解毒之藥，調治無有不惡，又如患形不至有經年，終不曉察，熱在裏，設以承氣寒藥下之，無有不畏，雖得痊愈，尚不免於畏惡。病勢大，藥力小，而致死者，亦不知杯水救車薪之大為非，只指為用涼藥之過。此二者無他存於世人，是非不明，而惡寒好熱也。

論脈證

活人書陰毒脉疾，七至八至。以上疾不可數者，正是陰毒已深也。六脉沉細，而疾尺部斷小寸口脉或大，若誤服涼藥，則渴轉急，有此之證者，便急服辛熱之藥，一日或二日便安。若陰毒漸深，其候沉重，四肢首冷，腹痛轉甚，或咽喉不利，心下脹滿，結硬燥渴，虛汗不止，六脉但沉細，而疾一息七至，以

來有此證者。速於氣海關元二穴。灸三百壯。以手足和緩為效。仍兼服正陽散。

守真云。然既脉疾。至七至八以上。疾不可數者。正是陽熱極甚之脉也。世俗妄傳陰毒諸證。以素問驗之。皆陽熱亢極之證。但熱於內。在裏極深。身表似其陰寒者也。及夫經云。亢則害。承乃制也。謂五行之道。實甚則過極。則反似尅已者也。是謂秉化。如萬物熱極而反出水液。以火煉金。熱極而反化為水。是以火極而反以水化也。

素問脉要精微論。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心煩。大則病進。註曰。急則熱故煩心也。又六節藏象論。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盛病已。上為格陽。註云。謂人迎脈於寸口一倍餘盛同法。又云。俱盛謂大於平常之脉四倍也。四倍以上。為闢格之脉。人羸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

論六經傳受

活人書。太陰少陰厥陰。皆屬陰證也。少陰者。腎也。厥陰者。肝也。太陰者。脾也。何謂太陰。太陰者。脾之經。主胸膈脹脹。何謂少陰。少陰者。腎之經。主脉微細。主心煩欲寐。或自利而渴者。何也。謂中病時。腠理寒。便入陰經。不經三陽也。蓋氣入於大腸。則發熱而惡寒。入於少陰。只惡寒而不發熱也。三陰中寒。微則理中湯。稍厥。或中寒下利。即乾薑甘草。大厥重者。四逆湯。無脉者。通脉四逆湯。何謂厥陰者。肝之經也。厥陰之為主。主消渴。氣上衝心。中痛。熱饑不欲食。食則吐。下之利不止也。若陰氣獨盛。陽氣暴絕。則為陰毒。其證四肢逆冷。腹脣瘡痛。身如被杖。脉沉疾。或吐或利。當急灸臍下。服以辛熱之藥。令陽復而大汗矣。

守真曰。人之傷寒。則為熱病。古今一同。通謂之傷寒病。前三日。巨陽陽明。少陽受之。熱在於表。汗之則愈。後三日。太陰少陰。厥陰受之。熱傳於裏。下之則愈。六經傳受。由淺至深。皆是熱證。非有陰寒之證。古聖訓陰陽為表裏。惟仲景深得其意。厥後朱肱編活人書。特失仲景本意。將陰陽二字。釋作寒熱。此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

素問熱論云。黃帝問曰。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以十日以上者。何不知其解。願聞其故。岐伯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脉連於風府。故諸陽主氣也。人之傷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必不能免於死矣。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背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肌之肉。其脉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痛。鼻乾不得卧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脉循脣絡於目。故胸脇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臟。故可汗而凸。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脉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故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脉貫腎。絡於肺。系於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臟不通。則死矣。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良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良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良耳聾微開。十日太陰病。良腹滿如故。則思陰食。十一日少陰病。良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唾。十二日厥陰病。良囊縮小腹微不大。氣皆去。病日已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臟脉。病日衰矣。未滿三日可汗而已。其滿三日可下而已。

論汗下

活人書云。陽明證宜下。少陰證宜溫。又云少陰病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宜著艾。并四逆湯。又云三陽證宜下。三陰證宜溫。少陰病發熱。脉沉。麻黃附子湯主之。少陰證二三日。常見少陰證。無陽者。宜麻黃附子。皆陰證表藥也。又云發熱而惡寒者。發於陽也。麻黃桂枝湯主之。守真云。夫辨傷寒陰陽之理者。邪熱在表。府病為陽。邪熱在裏。藏病為陰。世俗妄謂有寒熱陰陽之異。誤人多矣。寒病固有然。非汗病之謂也。止為雜病。不可與汗病同科。且造化為汗液之氣者。乃陽氣之氣。非陰陽之所能也。觀萬物熱極而反出水液。明可知也。况法曰。身熱為熱。在表飲水為熱。在裏。其傷寒病。本末身涼不渴。及小便不黃。脉不數者。未之有也。雖仲景有四逆湯症。表熱裏和。誤以寒藥下之。太早。表熱未入於裏。裏寒下利不止。及表熱裏寒。自利急。以四逆湯溫裏。利止。裏和者。急

於解表也。故仲景四逆湯證後復有承氣湯寒藥下熱之說。由是傷寒汗病經直言熱而不言其有寒也。經言三陽證者。邪熱在藏。在裏。以藏為裏。為陰。當下熱者是也。按素問論傷寒熱病三篇。皆名曰熱竟無寒說。兼以靈樞諸經運氣之說推之。則明為熱病誠非寒也。

素問熱論云。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脉。平日良矣。其未滿三日可汗而已。其滿三日可泄而已。此言表裏之大體也。註曰正理傷寒論脉大浮數病在表可發其汗脉沉細數病在裏可有裏證猶宜下之正應脉證而汗下之也

論陽厥極深

活人書云。傷寒感陽病。人身冷。脉細沉疾。煩躁而不飲水者。又云。入抵陰毒。因腎氣虛寒或因冷物傷脾。外感風寒。則陽氣下守。遂發頭痛。腰重。腹痛。眼睛疼。身體倦怠。四肢逆冷。汗不止。或多煩渴。精神恍惚。若誤服涼藥。則渴轉甚。躁轉急。有此病者。便須急服辛熱之藥。或時鄭聲指甲。面色青黑。若陰毒已深。病熱困重。六脈附骨。取之則有。按之則無。但於臍中用葱熨法。或着艾三百壯以來。手足不溫者。不可治也。

守真云。或下後熱不退。或畜熱內甚。陽厥極深。以至陽氣怫鬱。不能營運於身。表四肢。以致遍身清冷。痛甚不堪。項背拘急。目睛赤痛。昏眩恍惚。咽乾或痛。燥渴虛汗。嘔吐下利。腹滿實痛。煩冤悶亂。喘急鄭聲。以其畜熱極深。而脉道不利。以脉沉細欲絕者。俗未明其造化之理。而及傳為陰毒。或失下熱極。以致身冷脉微。而昏冒將死。若急下之。則殘陰暴絕。陽氣後竭而立死。不下亦死。病人至此命懸頃刻。然則治法當何如。曰。此當涼膈散。或黃連解毒湯。養陰退陽。但欲畜熱漸漸宣散。則心胸復緩。脉漸以生。至於脉復有力。可以三一承氣湯。微下之。或解毒。加大承氣湯尤良。俗未明此故認作陰證。是以陰陽失其治也。

素問五運行大論。岐伯曰。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己所勝輕

而侮之。木餘則制。土輕侮於金。氣不爭。故木恃其餘而欺侮也。又木必金勝。土反傷木。以木不及。妄凌之也。四氣本同。侮謂侮慢也。而凌忽之也。又云。以火煉金。熱極反化為木。又云。亢則害承乃制。

論燥濕發黃

活人書云。一身盡痛。發熱身黃。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者。此名中濕。風雨襲虛。山澤蒸氣。人多中濕。濕留關節。須身體煩痛。其脉沉緩。內中濕也。主一身盡痛。發熱身黃。小便不利。又云。以寒濕在表不解。為不可下也。可以木附湯主之。

守真云。發黃者。陽明裏熱極甚。煩渴熱鬱。留飲不散。以濕熱相搏。而體發黃也。或言寒濕搏而發黃者。色及苔膏也。本傷寒失下。或誤汗之。溫之。久之。熨之。或服銀粉巴豆。大毒熱藥下之。反以亡液。損其陰氣。邪熱轉甚。或下太早。熱入以成結胸。但發黃者。或失下寒涼調治。或熱極本惡。雖按法治之。而不能退其熱勢之甚者。或下後熱不退。皆能為發黃也。大抵本因熱鬱極甚者。留飲不散。濕熱相搏。而以木附湯主之。誤矣。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食已如饑者。胃疸。則是胃熱也。熱則消穀。食已如饑。目黃者。疸。陽怫於上。熱積胸中。陽氣燔上。故目黃也。

論不得眠

活人書云。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汗者。乾薑附

子湯主之

守真云。夫傷寒病。懊憹煩心。反復顛倒。不得眠者。燥熱怫鬱於內。而氣液不得宣通也。以梔子豉湯主之。素問刺熱篇云。肝熱甚。小便先黃。腹痛多卧。身熱熱靜則狂言。及驚腸滿痛。手足躁不得眠也。

論嘔吐

活人書云。無陽則厥。無陰則嘔。却言少陰下利。脉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脉。乾嘔者。白通加

猪胆汁湯主之。又云。腸上有寒痰。乾嘔者。不可吐。各溫之。宜四逆湯主之。

守真云。嘔者。火氣炎上之象也。故胃熱甚則嘔也。又云。吐酸。肝木之味也。由火實制金。不能平木。肝木日甚。故為酸也。則如飲食。則喜酸也。或言酸為寒者。則如酒苦性熱。養於心火。故飲之。則令人色赤氣粗。脉洪大而數。語濶譖妄。歌唱悲喜。怒如狂。冒昧健忘。煩渴嘔吐。皆熱證也。其吐必酸。宿熱可明矣。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注云內膈嘔逆。噫是火也。

論濕熱不利

活人書云。傷寒下利多種。須辨陰陽。勿令差互。大抵傷寒下利多種。須看脉與外證。下利脉大者。虛也。脉微弱者。為目止寒毒入胃。脾下必寒。腹脹滿。大便黃白。或青或黑。或下利清穀。濕毒氣甚。則下利腹痛。大便如膿血。或如爛肉汁也。得之寒毒入胃。四逆理中湯。白通湯加附子。四逆湯等。若濕毒下膿血者。桃花湯。地榆散主之。

守真云。下利膿血者。如世之穀肉果菜。濕熱甚。則自然腐爛。清發為水。故食於腹中。感人濕熱邪氣。則自然化為膿血水。其熱為赤熱屬心火。故也。其濕為黃。濕屬脾土。故也。燥鬱為白。屬於肺金。故也。濕熱甚於腸胃。怫鬱結也。濕主於痞。以氣逆不能宣通。因而以成腸胃之燥也。濕熱相兼。蓋水大陰陽。寒熱猶權衡也。一高則一下。一興則一衰。豈能寒熱俱盛於腸中。而同為利者乎。若此之繆。世傳多矣。則如熱生瘡瘍。素問大奇病論云。腸澼下血少。為陰氣不足。搏為陽氣乘之。熱在下焦。故下面血也。素問陰陽別論云。陰結者。傳血一升。陰主血故也。再結二升。三結三升。註云。三咸謂之三結。素問至真要論釋云。大熱內結。注泄不止。熱宜寒療。結腹須除以寒藥。下之結散利止。則通因通用也。

活人書云。霍亂嘔吐而利。熱多而渴。寒多而不饑。理中丸主之。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四逆湯主之。吐利已。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絕者。通脈四逆湯。猪膽汁湯主之。

錢氏吐瀉問難廣。親七太尉。七歲病吐瀉。是時七月。其證全不食而昏睡。睡覺而悶亂。吸氣乾嘔。大便或有。或無。不渴。取醫以驚治之。疑睡故也。

錢氏曰。先補脾後退熱。石膏湯次日入。以水銀硫黃末。生薑水調一匙。八月十五以後。吐瀉身冷。無陽也。不能乳乾嘔瀉。清褐水當補脾益黃散主之。不可下。

守真云。吐下霍亂。三焦為水穀傳化道路。熱甚則傳化失常。而吐瀉霍亂。大性燥動故也。或云熱無守真云。吐下霍亂。三焦為水穀傳化道路。熱甚則傳化失常。而吐瀉霍亂。大性燥動故也。或云熱無

吐瀉。只是寒。此說誤也。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病嘔。嘔吐酸。暴注下迫。轉筋。小便渾濁。腹脹大如鼓。有聲如鼓。癰疽瘡疹。瘤

氣結核。吐下霍亂。皆屬於火。

論好用寒藥

活人書云。傷寒論家方論。不一獨伊尹仲景之書。猶六經也。其餘諸子百家。時有一得要之。不可為法。况有好涼藥者。附子硫黃。笑而不喜用。雖隆冬使人服三黃丸之類。又有好熱藥者。如大黃芒硝。則畏而不敢用。雖盛暑勸人灸病。服金液之類。非不知罪福。蓋緣偏見所趨然也。又云近時用小柴胡湯。不問陰陽表裏。凡傷寒之家。皆令服此藥。蓋不可輕用。雖不若大柴胡湯。小承氣之緊要之藥。病不相當。其為害也。同往往服小柴胡湯。而成陰證者。甚多矣。又云陰毒傷寒。心神煩躁。頭痛四肢逆冷。返陰丹主之。此方甚驗。喘促嘔逆者。入口便住。若加小腸不通。及陰囊縮入。小腹絞痛。欲死臍下二寸。灸。仍與返陰丹當歸四物。茱萸生薑湯。慎勿與尋常利小便之藥。尋常利小便之藥者。多是冷滑藥。此陰毒氣在小腹所致也。

守真云。大凡治病必先明此。寒暑燥濕風火六氣。最為妄也。故曰其治病之法。以寒治熱。以熱治寒。

以清治溫以濕治燥乃正治之法也。又云逆治所謂藥氣逆病之氣也。其病輕微則當如此治其病重當從反治之法。其反治者亦名從治。所謂從順於病之氣也是故經曰。以熱治熱以寒治寒。治熱非謂病氣熱甚更以熱性之藥治之。本是寒性之藥反熱佐而服之。所謂病氣熱甚藥氣反寒病熱極甚而拒其藥寒寒攻不入寒熱相爭則其病轉加也。故用寒藥反熱佐而服之令藥氣與病不相違。忤其藥性寒熱服下咽之後熱體既消寒性乃發由是病氣隨愈其餘皆倣此然正治之法驚君刑臣過逆其臣性而刑之矣。故熱病不甚治之以寒逆其病氣而病自除矣。反治之法猶臣諫君非順其君性而以說之其始則從其終則逆可以諫君失其邪而歸於正也。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從者逆之。順者從之。王水註云。病微猶救火。得龍而燔得水而燔可以水滅之。故逆其性氣而折之。病之氣微而攻之以寒病濕猶救龍火得濕而燔遇水而燔不知性以水折之以濕攻之適足以光燔詣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者反常之理以人火逐之則燔灼自消炎光撲滅然逆之謂以寒攻熱以熱攻寒從之謂逆難入從其性用不必皆同。是以下又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此之謂乎。

論小兒瘡疹

活人書云。小兒瘡疹與傷寒相類頭痛身熱足冷脉數疑似之間只與升麻解肌兼治瘡子已發未發皆可服但不可下。瘡疹發熱在表尤不可轉瀉世人不學乃云初覺以藥利之宜其毒也誤矣。入云疹豆已出不可疎轉出得已定或膿血大甚却用疎利亦非也。大抵瘡疹首尾不可下。小兒身熱耳尻冷咳嗽而用利藥即毒氣入內殺人。

錢氏曰瘡疹始出之時五臟訶見惟腎無候但見平証耳。鼽冷耳涼是也。論瘡疹鼽耳俱屬腎其居北方主冷也。若瘡黑陷耳鼽反熱者為逆是也。若用牛李膏百祥丸各三服不愈者死病此瘡疹當乳母慎口不可令饑受風冷必歸於腎變黑難治也有大熱利小便有小熱宜解毒若黑紫乾陷者。

百祥丸下之不黑者慎勿下更時月輕重故春夏為順秋冬為逆冬月腎旺人感寒病多歸腎變黑者無問何時十難救一又曰瘡疹始出未有他証不可下也但當用平和之藥頻與乳食不受風冷耳如瘡疹三日不出不快者即微發之微發不出即加藥發之加藥不出即大發之後不多若及肺平無証者即瘡疹稀少不可更發也腎旺發燒土不赴水故脾虛寒戰則難治矣所以百祥丸者瀉膀胱之肺腑若不實臟自不盛也何以不瀉腎曰腎主虛不受瀉故二服不効反加寒而死矣守真云小兒斑疹未出誤以熱藥汗致陽氣轉甚則重密出不快多致黑陷而死恐是斑疹未敢服藥以誤小兒諸病多矣亦不知古人留涼瀉之藥通治驚風積熱設是斑疹使熱少退而稀少出快得痊愈也若用涼膈散為妙耳閻孝忠集小兒論未達錢氏本意不明造化之理及妄言黑陷為寒及云斑瘡終始不可服涼瀉之藥後人因之反致熱甚黑陷而死者閻公豈不詳錢氏本方治斑瘡黑陷者牛李膏百祥丸點藥利之而多獲痊可不救必死為熱豈不明哉夫斑瘡黑陷者無不腹滿喘急而小便赤而不通豈非熱極者也豈能反為寒耶

素問云諸痛痒瘡瘍皆屬於火

傷寒直格序

習醫要用直格。迺河間高尙先生劉守真所述也。守真深明素問造化陰陽之理。比嘗語予曰。傷寒謂之大病者。死生在六七日之間。經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古今亦通謂之傷寒熱病。前三日太陽陽明少陽受之。熱壯於表。汗之則愈。後三日太陰少陰厥陰受之。熱傳於裏。下之則痊。六經傳受自淺至深。皆是熱症。非有陰寒之病。古聖訓陰陽為表裏。惟仲景深得其旨。厥後朱肱奉議作活人書。尚失仲景本意。將陰陽字釋作寒熱。此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而中間誤。惟橫天者。蓋不少焉。不可不知也。予語守真曰。先生之論如此。何不闡此說以暴耀當世。以革醫流之弊。反忍而無言。何邪。守真曰。世之所集。各異人情。喜溫而惡寒。恐論者不詳。反生疑謗。又曰。欲編書十卷。尚未能就。故弗克耳。今太原書坊劉生鋟梓以廣其傳。深有益於世。如宵行冥冥。迷不知徑。忽遇明燈巨火。正路昭然。若有執迷而不知信行者。固不足言。而聰明博雅君子。能於此者。原始反終。研精覃思。則其所得又何待予之喋喋也。

傷寒直指

序

劉河間傷寒直格論方卷上

習醫要用直格

十干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臟腑配合

甲 膽 手 少
陽

乙 肝 手 陰
厥

東方木也

丙 小腸 手 太
陽

丁 心 手 少
陰

南方火也

庚 大腸 手 陽
明

辛 肺 手 陰
太

西方金也

壬 膀胱 手 太
陽

癸 腎 足 少
陰

北方水也

戊 胃 足 少
陽

己 脾 足 太
陰

中央土也

凡先言者為剛為陽為兄為腑主於表。後言者為柔為陰為妹為臟主於裏也。

十二支

寅卯辰 巳午未 申酉戌 亥子丑

臟腑經絡配合

寅 三 焦 手 少
陽

卯 大腸 明 手 陽

辰 小腸 手 太
陽

巳 包 絡 手 少
陰

午 心 手 少
陰

未 肺 手 太
陰

亥 肝 足 少
陰

子 脾 足 少
陰

丑 胃 足 太
陽

臨川 葛雍
新安 吳勉學
校編

手足三陰三陽者十二經絡之名也

手足經絡配天 四時

己未手三陰天陰夏也

寅卯辰巳三陽天陽春也
申酉戌足三陽地陽秋也

合王表裏合音甘入聲餘不音者並如字

卷之三

足與足合。

手與手合。

如足太陽膀

太陽少陰合

陽明太陰合

少陽厥陰合屬表。陰為臟屬裏。

陰陽臟腑

陰陽臟腑
肝與膽厥陰風木也。
肺與胃太陰濕土也。
心與小腸少陰君火暑。
肺與大腸陽明燥金也。

一 腎與膀胱太陽寒水也。

此為陽之臟腑
此為陰之臟腑

脾心肝肺腎兼包絡一命門

為六腑

胃小腸 膽大腸 膀胱兼三焦

為六腑

經絡病證

絡者正經脈道之旁。小絡如支絡絲絡之類也。皆運行氣血之脈也。各宗於本經焉。手太陰肺病。則肺脹滿。彭彭而喘。欬。盜。痛。欬。喘。上氣喘喝。煩心胸滿。臑臂內前廉而督肩背痛。而汗出虛。則氣不能報息。小便數變。

十二經始於肺經故其序如上

嗁嘶聲也切

缺筆者陷中能接數音期續也煩也

也臚內睡

手陽明大腸病則齒痛頸腫。虛則目黃口乾。

臘喉痺。腹中雷鳴氣常衝胸。喘不能久立。肩前膿瘍。